

SHUHUASHOUCANG YU
JIANSHANG

书画收藏与鉴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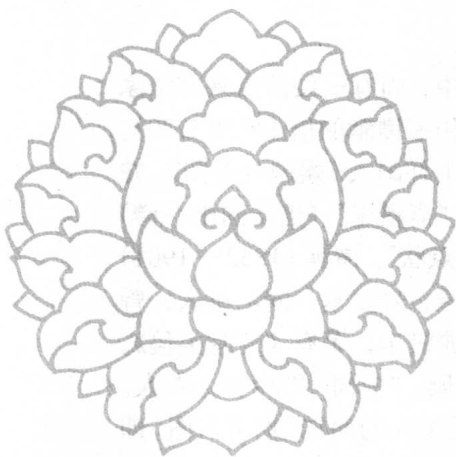
李烈初 著

LILIECHU ZHU

ZHEJIANG DAXUE CHUBANSHE

浙江大学出版社

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书画收藏与鉴赏 / 李烈初著. — 杭州: 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05.5

ISBN 7-308-04139-5

I. 书... II. 李... III. ①中国画—收藏—中国
②汉字—法书—收藏—中国 ③中国画—鉴赏—中国 ④汉字—法书—鉴赏—中国 IV. ① G894 ② J212.0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17549 号

责任编辑 李玲如

装帧设计 魏 清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浙大路 38 号 邮政编码 310027)

(E-mail: zupress@mail.hz.zj.cn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
排 版 杭州开源数码设备有限公司

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889mmx1194mm 1/32

印 张 8.25

字 数 222 千

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308-04139-5/G·834

定 价 28.00 元

目录

书画收藏与鉴赏
SHUHUAXHOUCHANGYUJIANGSHANG

001 / 第一编 综述

- 002 / 书画的收藏、鉴定与赏析
- 025 / 书画中的象形、符号与特技



047 / 第二编 收藏

- 048 / “老充头”和“小名头”
- 059 / 今书画何以贵于古书画?
- 071 / 扇面书画最宜居室悬挂
- 087 / 清末书画掇客揭密
- 099 / 一件苏轼墨宝的播迁
- 105 / 吉祥云护《寒食帖》



113 / 第三编 鉴定

- 114 / 鉴定书画浅谈
- 143 / 鉴定书画的标准件
- 153 / 三十春秋鉴一画
- 158 / 康熙版《耕织图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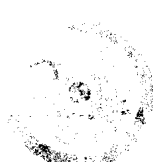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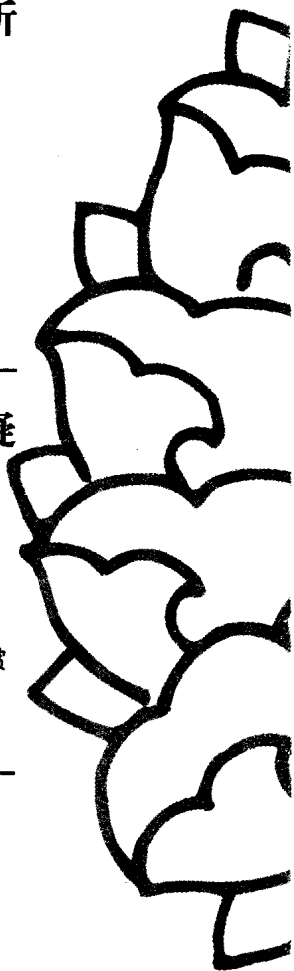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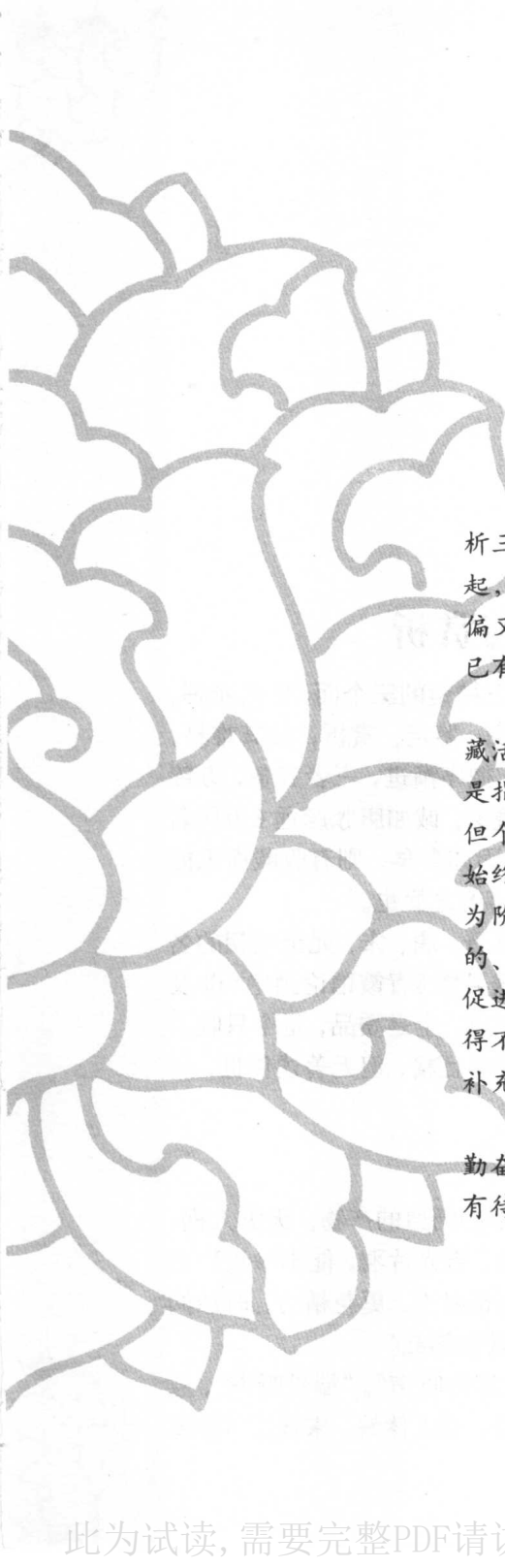
167/ 第四编 赏析

- 168/ 钱杜梅花记
 - 172/ 陈卓《藤车仙女图》
 - 177/ 天下第一林风眠
 - 182/ 汤世澍的《岁寒三友图》
 - 185/ 钟馗面面观
 - 191/ 从一诗册看“康雍盛世”
 - 198/ 于鬲公其人其字
-

209/ 第五编 释疑

- 210/ 书画疑义试析
 - 224/ 从《金瓶梅》看明代书画
 - 233/ 朱元璋画像之谜
 - 242/ 张国维夫妇像之谜
 - 248/ 从《西园雅集图》谈国画鉴赏
-





第一编 综 述

在收藏书画的活动中，收藏、鉴定、赏析三者的关系十分密切。但把三者结合在一起，形成专著，却未见过。我想尝试一下，偏又写不顺手。从初稿至定稿，修修改改，已有六七个年头。

至今看了，仍不满意。譬如说，在收藏活动中，应该有自己的收藏理念，也即是指导思想。又譬如说，收藏是个人活动，但个人是收藏群体中的一分子。收藏群体始终朝发展的道路前进，但作为个人，作为阶段性的活动，对整体发展有时是促进的、逆向的。怎样才能做一个头脑清醒的、促进的收藏家呢？为了谈清这些问题，不得不另写一篇《象形·符号·特技》，作为补充。

我还想以书法为中心，写一篇《笔法·勤奋·顿悟》。题目有了，资料不够，只好有待日后。

书画的收藏、鉴定与赏析

书画的收藏、鉴定、赏析，犹似三棱镜的三个面，各具光辉。但须三位一体，方能放出虹彩。收藏、鉴定、赏析，按其难易，又可说是三个层次。只有不断努力，循序渐进，三者齐备，方臻完美，方可称为一个真正的书画收藏家。诚如唐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所说：“自古蓄聚宝玩之家，固亦多矣。则有收藏而未能鉴识，鉴识而不善阅玩者，此皆好事者之病也。”

明末有个张泰阶，收藏了许多从晋、唐、宋、元至明朝的名家书画，还写了一本《宝绘录》。但据吴修《青霞馆论画绝句》及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张泰阶所藏书画，全是赝品，是个只收不鉴的典型。明末项元汴，收藏书画极丰且精，但无著述传世，是个能收、能鉴而不能赏析的典型。

一、收 藏

书画是历代书画家惨淡经营、呕心沥血的产物。天灾人祸，只会损毁，不能再生。幸而存世者，吉光片羽，能不珍贵！书画收藏家，节衣缩食，辛勤搜罗，既花财力，更花精力，时加阅玩，尽心呵护，使书画得以传世，厥功伟哉！

初搞书画收藏的人，往往流于“揣骨听声”。“揣骨听声”，原是相术的一种：摸人骨骼，听人声音，定人休咎。宋沈括《梦溪

笔谈》云：“藏书画者，多取空名。偶传为钟（繇）、王（羲之）、顾（恺之）、陆（探微）之笔，见者争售。此所谓‘耳鉴’。又有观画而以手摸之，相传以为色不隐指者为佳画，此又在耳鉴之下，谓之‘揣骨听声’。”知道一些古今著名书画家的姓名，遇到他们的作品，就买下来。但从书画有经济价值开始，便有作伪的人。明文震亨《长物志》云：“今人见无名画，辄以形似填写名款，觅高价。如见牛必戴嵩，见马必韩幹之类，殊为可笑。”

戴嵩、韩幹，均唐朝画家，以画牛（见图1.1）、画马（见图1.2）著名。到了宋朝，署名戴、韩的画，已大都是假的了。米芾的朋友刘泾，从别人处交换到戴牛、韩马，十分高兴。米芾讥刺道：“以为有韩马、戴牛，但少杜荀鹤、章得象耳！”杜荀鹤，晚唐进士，著名诗人；章得象，宋咸平进士，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

图 1.1 唐 戴嵩《斗牛图》



图 1.2 唐 韩幹《夜照白图》

这两人不会画画，只是姓名里有“鹤”、“象”而已。宋朝谚语：“牛即戴嵩，马即韩幹，鹤即杜荀，象即章得。”是对徒慕虚名、不辨真假者的辛辣讽刺。

历代收藏书画最多的当然是帝王。宋徽宗赵佶，擅长书画，

也喜欢收藏书画。据《宣和书谱》载，内府收藏历代书家197人的精品1344件，分诸帝书、篆、隶、正、行、草、八分7类著录；《宣和画谱》载，内府收藏历代画家231人的精品6396件，分道释、人物、宫室、番族、龙鱼、山水、畜兽、花鸟、墨竹、蔬果10门著录。

皇宫里的好画实在太多了，多得竟以郭熙的画当抹布。原来，宋神宗喜欢郭熙的画，满殿裱贴郭画。继位的哲宗不喜郭画，改贴古画。拆下的郭画归入“退材库”，装裱工人拿去当抹布，被邓名世发现后，全数乞请而去。其子邓椿，记其事于《画继》。

除了帝王，要数权臣。南宋贾似道，令陈振、谭玉、赵与柟等广收奇玩珍宝。藏书画名迹，多至千卷。皇宫故物往往乞请得之，俱付廖莹中鉴定。明朝严嵩，抄没家产时，官方清册，有墨刻、法帖385件，古今名画3201件。清代周石林据此整理为《天水冰山录》。“天水”为严姓郡望，“冰山”遇日即融。比喻严嵩显赫一时，顷刻“消融”。

除了帝王、权臣，就是民间收藏家。他们大多自己懂得书画，自具法眼。唐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云：“余自弱年，鸿集遗失，鉴玩装理，昼夜精勤。每获一卷、遇一幅，必孜孜葺缀，竟日宝玩。可致者，必货弊衣、减粝食。妻子僮仆，切切嗤笑。或曰：终日为无益之事，竟何补哉！既而叹曰：若复不为无益之事，则安能悦有涯之生？是以爱好愈笃，近于成癖。”

据《国朝画征录》，清“四王”之首的王时敏，“家本富于收藏，及遇名迹，不惜多金购之。如李营丘《山阴泛雪图》，费至二十缗。每得一秘轴，闭阁沉思，拊掌跳跃，不自知其酣狂也。”

书画收藏家近乎痴迷的拼搏，仍难挽回书画与时俱损的厄运。例如，明张应元《清秘藏》记述了隆庆四年（1570）三月，吴中（苏州）四大姓的一次“清玩会”。四大姓各出奇珍异宝，其中书画有：王羲之《此事帖》、颜真卿《裴将军诗》、顾恺之《女史箴图》（见图1.3）、郭忠恕《明皇避暑宫殿图》。时至今日，不要说“吴中”，恐海峡两岸合办“清玩会”，也难以达到这一水平。

隆庆“清玩会”是400多年前的事了，现在说一件60多年

前的事。1939年4月，上海为了筹募医药救济经费，在南京路大新公司举办了一次书画家珍品展览。参加展出的收藏家有张珩、吴湖帆、徐歆波、庞虚斋等。展出书画计唐人1件、五代3件、



图1.3 东晋 顾恺之《女史箴图》(部分)

宋人12件、元人23件、明人129件、清人166件。时至今日，这些藏品可能多已流失、损毁，能遗留大陆的也已不多了。

痛惜书画精品的流失，国画大师张大千、徐悲鸿，都曾以巨资率先收藏过。黄宾虹也喜欢收藏书画，但他主张：“只论好不好，不论真不真。”有一次，在杭州扇子巷开裱画店的王吉民，给我看一幅落款唐寅的罗汉大中堂。显然是假画。据说后来卖给了黄宾虹。还有一次，有幅清初蓝深的山水，东西很好，但中间有一排碗口大的洞，听说也卖给了黄宾虹。黄宾虹逝世后，所藏书画1038件，按遗嘱捐赠国家，在浙江美术学院旧址——罗苑展出，真伪参半，署名燕文贵、勾龙爽的都有。年代最早的是唐朝贾至的画，纸色很暗，作一人骑马上。贾至能诗不能画，此图稚拙，有似童墨，谁也搞不清究竟有几分可信。

我从少爱书画，村里有一本清末胡郑卿画的《醉墨轩画谱》，石印本，被我借来临摹了几幅，耿耿于怀。解放初期，我在杭州地摊上看到一幅胡郑卿的《层峦滴翠图》，眼睛一亮，马上买了下来。从此，成了不可救药的“书画癖”。其时，正值社会所有制大变革，市场上出现了红木家具不及柴火钱、古代书画不及装裱钱的怪现象。杭州有一批收旧货的人，肩背上一只长柄竹篾菜篮，走街穿巷，拖长喉咙高喊：“旧——货！旧——货！”已衰落而穷得叮当响的人家，从角角落落里摸出铜、瓷、书、画，换上几个钱。收旧货的，第二天绝早至光复路摆地摊。他们不懂文物、书、画，只要赚了一两倍的钱，随手卖掉，又去收购。这种地摊市场，早聚早散，称为“鬼市”、“露水市”。我就在鬼市乃至旧书店、裱画店中，以极廉的价格买到一些书画。



图 1.4 近代 高野
侯梅花

当我处于收藏书画的高潮期时，有似练功者“走火入魔”。一有空就往旧货市场钻，买到书画就悬挂欣赏。人家“秀色可餐”，我是“画色可餐”。对画吃饭，连菜都不要。边吃边看，看得入神时，大叫：“这么好的画都会有的！”妻子用筷子敲敲碗，提醒我：“又疯来了！又疯来了！”

那时搞收藏，有些条件可比现在差。譬如，可资参考的书籍甚少。清朝彭蕴琰的《历代画史汇传》，是最完备的了。后来，我发现浙江省立图书馆里有一册《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》（署名孙贻公，实为俞剑华、黄宾虹与孙合编），去借看过一两次。不久，此书被西湖书画社长期借走，用作下乡收购书画的主要工具书。1961年，我在东阳看到一幅署名陆璣的山水画，觉得很好，因不知其名而未买下。后阅《萧山县志》，始知陆璣确是一个著名的山水画家。失之交臂，深以为憾。

图1.5 近代 高野侯梅花（部分）



收藏书画，如果目的不是为了贩卖，则各人会有各自的独特爱好。像我自己，在书画的质地中，喜欢绢而不喜欢纸。我自己也说不清楚，这种爱好是怎么形成的。“绢五百，纸千年”，绢画不如纸画耐久，这是早知道了的。但我总觉得，优秀书画在旧绢上形成的质感、色泽、宝光、气韵，会像无数把无形的钳子，钳住我的每一根神经，让我欲罢不能。解放初期，治安甚好，骗拐罕闻。偶过街巷，见某家悬有绢质古画，我便会像爱竹的王子猷，径入宅中欣赏。遇主人文雅，清谈片刻，最是人生乐事。

出于志趣，有作专题收藏者。如著名民主人士陈叔通，专收梅花画轴。解放后将梅花100轴送给国家，皆属精品。如郑板桥梅花，自题：“一生从未画梅花”，属于孤品；唐寅梅花，自题长诗，并有陈叔通之父陈豪的长题，称家富收藏，洪、杨兵燹后，此轴为仅存之物。

还有个杭州人高野侯，收藏梅花多至500本，号所居为“五百本画梅精舍”。高野侯自己也喜欢画梅花（见图1.4、图1.5），十分秀气，自矜“画到梅花不让人”。

我无意多收梅花，但“文革”劫余后犹有12件梅花。它们的作者是：钱杜、顾洛（西梅）、吴让之、陈铣、陈纲（嗜梅）、彭玉麟、胡公寿、童

晏、王云（竹人）、费余伯、高野侯、阮性山。其中，阮性山于我年轻时犹及拜见。阮重听，只能笔谈。人民政府曾组织他画梅花百幅，出国展览。

物以稀为贵。有些书画，有其独特的文史价值，就值得特别重视了。譬如说，任伯年幼承家学，跟父亲任鹤声学过画。任鹤声号淞云，原是民间画像师傅，后在萧山开了家米店，遂“耻以术炫”，即不愿说自己会画像了。后来，米店生意不好，乃以画像技艺传授任伯年。

任伯年曾为自己的父亲画像、塑像，均流传至今。但其父的

绘画水平如何？任伯年的画风究竟受到其父的哪些影响？从来没有人说得清楚。前些年，萧山有位年轻的书画收藏者收到了一幅任鹤声的画（见图1.6），寄给我一张照片。画面左侧画一天然树根架子，红绳悬一鱼、一磬；右侧一老者童颜鹤发，长髯拂胸，手持如意，击向石磬。此图无题，落款作“淞云任鹤声”，钐阴文“任鹤声”章、阳文“淞云”章（见图1.7）。按所画内容，当是《吉庆（击磬）图》或《吉庆有余（鱼）》。此作画、书、印俱佳，当是真迹无疑。寥寥数笔，略加晕染，加上须眉，即成一立体感颇强之慈祥老人头像，实属难能。透过此



图1.6 清 任鹤声《吉庆有余》(部分)

图，可探知任伯年的家学渊源，承传有绪，能不宝欤！

二、鉴定

20世纪80年代，一部分“先富起来”的人，手头资金多了，听说书画能升值，纷纷收藏书画。于是造假书画的人，应运而生。

粗制滥造，到了笑话百出的地步。譬如说，张大千署名“张爱”，“爱”字较难认，就乱猜乱写。我见到过的假张大千，竟有署名为“张爱”、“张寿”者，实足令人笑掉大牙。

等这部分“先富起来”的人找到有水平的鉴定师鉴定出所收书画十有八九是赝品时，早已花掉一二十万元冤枉钱。可见“只收不鉴，亏莫大焉！”“三折肱为良医”，“折肱”不足惧，但一定要藉而懂得医治方法。即买了赝品，一定要作为深刻教训。反复揣摩赝品究竟“赝”在那里？与真品究竟有什么不同？同时，要不耻下问，要多向老一辈请教。当然，老一辈也有愿教不愿教的。我年轻时，拿了一幅署名徐渭的《桐叶鹑鸽图》请教一位老先生。他笑道：“有青藤（徐渭），就该有白阳（陈淳）呀！白阳呢？”我晓得他在挖苦我，报之一笑。还有一次，我拿了一幅署名邹一桂的菊花请教叶梦庚先生，叶先生详细告诉我：古画有一定规格，此图原来要长得多，被人裁去原有款题的上面一截，而在空白处假造了邹一桂的题款。我仔细揣摩，果然画面局促，落款处墨迹浮而不切，字也较板，是一幅典型的“旧画后落款”。

我想历代著名书画鉴藏家，一定有个先决条件，那便是看到过大量书画真迹。某一作者的真迹看得多了，一打开卷轴，不用看款识，便能看出是某人的作品。据清梁章钜《浪迹丛谭》记述，宋荦精鉴赏，坐轿至王俟斋家，远远看见大厅悬一画，即称系林良作品。下轿一看，果然是林良。林良是明朝的花鸟画家，笔墨深厚，遒劲有力，画翎毛有其独特的风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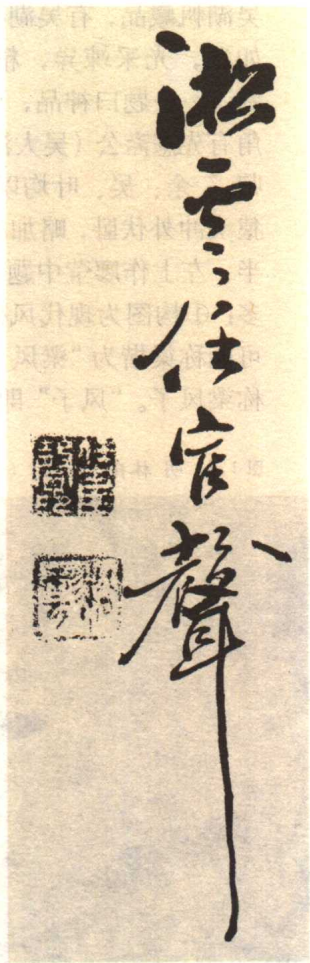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.7 清 任鹤声款印

(见图1.8)。所以，一眼看出是林良作品，还是不神奇的。

其实，精鉴与否，只是相对而言，要不失手，似不可能。20世纪30年代，余绍宋为杭州《东南日报》主编特种副刊《金石书画》，于第24期刊出《宋梁楷风子睡猿图》(见图1.9)，为上海吴湖帆藏品，有吴湖帆、叶恭绰长题。称此图“纸莹如玉，墨黝如漆，光采竦异，精妙入神。”“上有廖莹中题字，廖氏精鉴别，……题曰神品，可知此画六百年前早具连城身价矣！”“下角有先宪斋公(吴大澂)鉴藏一印，悉为吾家旧物，迺以重值易归。”余、吴、叶均以精鉴名世，但此图实系张大千所伪造：一猿头冲外俯卧，略加坡石、竹丛，署梁楷姓名。画面不到纸面一半，左上作廖莹中题“梁风子睡猿图神品”。其实此图可疑处甚多：①构图为现代风格；②纸张洁白；③墨色较新；④廖莹中不可能称梁楷为“梁风子”(画史称梁楷不受金带之赐，嗜酒自乐，称梁风子。“风子”即“疯子”。廖当颂梁，何至直书绰号?)既

图1.8 明 林良《花鸟》(部分)



多可疑，何以吴湖帆会上当？叶恭绰会赞叹？余绍宋会急于刊登？我想主要是：①画得很好；②纸张、墨色，令人联想起澄心堂纸、李廷珪墨，以为是不世之遇；③廖莹中题字，属于仅见，无从对照；④有吴湖帆先人鉴藏章，在感情上特别亲切。“重值易归”，不知究竟花掉多少钱？据说吴湖帆弄清是赝品后，不动声色，略高于原价，售予外国人。

鉴藏家不一定会书画，书画家也不一定会鉴定。解放初期，浙江美术学院中的国画教学受排挤，两位国画教授不能开课，只负责收购书画、卖电影票。他俩曾来我家看画，他们认可的粗绢古画，后经善鉴的叶梦庚先生指出，实系用棉纱、罂粟壳染色伪造。又有上海大画家，宝一石涛山水，盖有一章“××所得铭心绝品”。“文革”中被抄出，经博物馆专家鉴定，也属赝品。

“真作假时真也假，假作真时假也真”。书画一经收藏，即使藏家日后发现纰漏，也会坚持自己所藏是真，不肯说假。这种心

态，令人啼笑皆非。纪晓岚《阅微草堂笔记》记一事：清初，新疆屯垦部队，耕田得一后汉敦煌太守裴岑破呼延王碑。石刻如新。乾隆时，游击（武官名）刘存仁将碑拓摹刻木版上，撒上火药，引火一烧，斑驳犹似古碑。石拓本、木版本并传至京师，京中大老均以木版本为真，石拓本为假。两本系纪晓岚问罪新疆时所目睹，乃感叹：“以同时之物，有目睹之人，而真伪颠倒如此，况于千年外哉！”

对同一件作品，真伪各持一说，犹似检察官、律师对簿公堂，这也是很有意思的。1963年，河南省博物馆买到一幅陆厚信画的“曹雪芹先生小照”，对折有两江总督尹

图1.9 南宋 梁楷《睡猿图》(伪)

品种图猿睡指录宋

宋 梁楷 風子 睡猿圖

古為民氏梅氏書屋藏



继善的题诗，引起“红学”界极大兴趣。至1982年查明，此图为俞楚江像，为俞家后裔早年卖出。书画掇客郝某等与朱聘之商量，俞楚江名气太小，乃假托曹雪芹，以谋善价。1982年10月27日《人民日报》第4版特为此事报道《近二十年悬案下定论，“曹雪芹小照”是卖画人的假托，画中人不是曹雪芹而是俞楚江》。但至同年11月1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第8版又发表署名文章，说是经请上海博物馆的书画鉴定专家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鉴定，他们认为画像上的题词与画像本身都属于同一时代——乾隆。这一公案，后来不知如何了局。但据徐邦达先生《古书画伪讹考辨》：①原件像上无款识题字，今所题处墨色上浮；②对折尹继善题诗已于《尹文端公诗集》中查到，题目为《题俞楚江小照》；③书画掇客郝某已谈清与朱聘之伪造题“曹雪芹小照”。朱聘之原为商丘工商联干部，已死，经找朱聘之生前字迹核对，与题像字迹完全相符。我想，有此三证，已成铁案，是难以再翻的了。

综上所述，鉴定书画，确实很难。难怪明张丑在《清河书画舫》中提出：鉴定书画，必须具备“金刚眼力，鞫盗心思。”“金刚眼力”，就是要炼就慧眼，洞察妖魔，识破皮相，还其本真；“鞫盗心思”，就是要像老吏析狱，条分缕析，丝丝入扣，解疑释惑，水落石出。清朝的钱泳认为张丑的话不对。他说：“看字画如对可人韵士，一望而知为多才尚雅，可与终日坐而不厌不



倦者”。这“一望而知”，似乎有点玄；但对每个有书画鉴定经验的人来说，都会有过这种“一望而知”的体会。因为，上好的书画，犹似佳人，第一眼看到，便会被深深吸引；伪劣的书画，犹似嫖母，第一眼看到，便可断然摒弃。可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书画，就得多看看，不可贸然，轻下结论。为人乐道的清朝鉴藏家毕涧飞买高房山《春云晓霭图》贋本的故事，就是因为“适卧病，不出房，一见叹服”的缘故。等到病愈悬挂细看，看出破绽，已是追悔莫及了。

对于“一望而知”，有人借用古代占候术的“望气”二字，或称“第一印象”。其实是书画鉴定者看到一件书画时，脑子里顷刻间作出的综合判断。人的脑子，远胜电子计算机。凭借所储存的有关书画鉴定的信息资料，自能迅速作出综合判断。尽管作出判断是迅速的，但平时的储存却是长期的、细致的、缓慢的；否则脑子里空空如也，绝不可能作出任何合理的判断。只能如劣等生做是非题，瞎选其一而已。

兵法云，“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”。要想鉴定，就得明白作伪者的手法。书画作伪的方法很多，常见的有：

1. 临摹

又可分为摹当代人和摹古代人。摹当代人，由于书画的时代风格相同，纸、绢、笔、墨、颜料、印泥等物质条件相同，如果

图 1.10 近代 金城《试茶图》

